日本政記

賴久太郎著

十六

り伊5
706
16

伊門 706 16

日本政記卷之十六

賴襄子成 著

正親町天皇

諱方仁。後奈良第一子。母吉徳門院藤原氏參議賢房女。在位二十九年。改元三。曰永祿。元龜。天正。禪位皇太孫後七年崩。壽七十一。葬泉涌寺。

弘治三年。丁巳冬十月。天皇踐祚。關白前嗣如故。

永祿元年。戊午大將軍義輝出居朽木。避三好氏亂也。

冬。義輝與三好長慶和。歸京師。長慶因其君細川晴元。

二年。己亥夏五月。上杉景虎入京師。謁將軍義輝。賜偏名改名輝虎。

頼氏藏板

三年庚申春正月天皇卽位毛利元就獻資助儀詔賞之叙從四位下任大膳大夫尋遷陸奥守　夏五月今川義元大舉侵尾張織田信長逆擊於桶峽大破之斬義元信長信秀子據清洲　秋九月關白前嗣赴越後

四年辛酉春正月三好義長入謁將軍義輝義長慶子也　三月義輝臨三好氏第　夏四月上杉輝虎率關東將士攻北條氏康圍小田原城將士叛之輝虎引還越後　秋九月上杉輝虎與武田晴信大戰于川中島先是二帥並薙髮晴信稱信玄（法名）輝虎稱謙信（法名）

賴襄曰武田上杉二氏用兵之才相敵北條氏織田氏共不及也而四氏角立於元龜天正之際而不相下其攻守形勢請得嘗論之蓋我邦地勢自東北來故東北高而西南卑其幅員亦隨而豐殺奥羽山脉至於甲信重疊杳靉如人有脊梁而關東八州依其東越倚其北海道諸國帶其南而西爲尾濃爲京畿西國大氐甲信之腰裔耳八州幅員尤豐北條氏據之越次焉上杉氏據之海道又次焉織田氏據之而不得甲信則不成國者一也北條上杉織田共不成

國而武田氏奪三氏所以成國者以自國焉山岳所重疊杳蹙雖不及關東海道之土沃兵衆然其所處在於脊梁憑高四瞰我利於出敵難於入是武田氏所以能介立三氏之中而不屈不唯以其用兵之無敵也而用兵之與敵者獨上杉氏故與之爭信地欲奪彼之國以成我國如兩蛇爭穴螯齧相持者數十年是以北條氏織田氏在其左右得以保其國也三氏之國與武田氏相爲腹背二氏居其夷而仰據險之武田氏所以能支者不唯以其土沃兵衆之勝之

也以有上杉氏窺武田氏之後故彼不得輕出深入也上杉氏之土沃兵衆不及二氏猶武田氏也而其所據險不及武田氏而用兵之才同焉是以數下兵八州又數圖美濃所以不能終取之者亦以武田氏窺其後也故武田氏與上杉氏爭天下之脊而不決北條氏不能以其間取輿羽而織田氏以其間取京畿高卑之勢難易異也是以織田之土地甲兵益致強大至三倍北條及三氏主帥相繼沒亦乃東南先滅武田氏得取甲信豐臣氏繼之因以服上杉氏而

平北條氏。北條氏上杉氏不得甲信。素不能成國。而武田氏獨據甲信而已。猶得以雄歷之。況以甲信以西之全力。而奪甲信之險。甲信以東。至越至八州。遂至於奥羽。無復有立草者。宜矣。是海内之勢所以成混一也。否則自卑向高。自殺向豐。安能得克哉。

五年。壬戌冬十月。詔遣使尾張。賜密旨織田信長

六年。癸亥春正月。北條氏康與里見義弘戰于鴻臺。破之。

秋八月。松永久秀弑其君三好長慶子義長。

七年。甲子織田信長攻滅齋藤氏。取岐阜據之。

八年。乙丑夏五月。三好義繼等攻大將軍義輝弑之。迎立義榮爲主。義輝弟覺慶走近江。改名義昭。義繼長慶姪也。

九年。丙寅毛利元就滅尼子氏。

十年。丁卯冬十月。松永久秀攻三好康長於興福寺。焚而

走之。時康長與三好政康岩成左通。稱三好三黨。與義繼久秀。相惡。

十一年。戊辰秋七月。足利義昭赴美濃。依織田氏。八月。織田信長以義昭西上。攻六角承禎破之。九月入京師。

冬十月。詔以義昭任征夷大將軍。信長任左兵衛督。信長辭不拜。乃叙從五位下。任彈正忠。十二月。武田晴信攻取駿河。今川氏眞出奔。遂依北條氏。關白前久出奔。前關白晴良爲關白。

十二年。己巳春。北條氏康與武田晴信。戰于薩埵。克之。

夏五月。織田信長遣部將木下秀吉。護衞京師。修治皇宮。六月。尼子氏遺臣山中幸盛。奉尼子勝久入出雲。復新山未次諸城。

元龜元年。庚午夏四月。織田信長攻朝倉義景于越前。拔手筒金崎二城。淺井長政稱兵近江。應義景。信長引還。六月。德川氏援信長。與義景長政戰于姊川。大破之。

秋九月。信長攻三好三黨於攝津。義景長政追躡南上。信長還擊。捿之於叡山。遣使諭山僧內應。不聽。冬十月。北條氏康卒。子氏政嗣。十二月。信長與義景長

政和。還美濃。

二年。辛未夏六月。毛利元就卒。嫡孫輝元嗣。叔父元春隆景並輔之。元春出嗣吉川氏。隆景嗣小早川氏。稱兩川。

元春攻山中幸盛未石城。幸盛佯降。遂與尼子勝久。逃歸織田氏。秋九月。信長縱火燔山。執僧徒悉斬之。

及其所蓄婦女。是歲。皇宮成。

三年。壬申冬。武田晴信將兵入遠江。德川氏邀戰于三形原。不利。晴信亦退軍。

天正元年。癸酉春三月。將軍義昭城石山堅田。以伐信長。

信長遣兵攻拔之。遂西上。行成而還。夏四月。武田晴信卒。子勝賴嗣。秋七月。義昭復稱兵據槇島。信長急攻破之。義昭乞降。信長徙之河內。義昭遂走安藝。詔削其官爵。於是信長代足利氏。出令京師。以村井貞勝爲所司代。八月。信長攻滅朝倉氏淺井氏。九月。六角義弼降。冬十一月。滅三好氏。近畿平。

賴襄曰。應仁以還。七道分崩離析者極矣。百戰之餘。英雄之才輩出。最成強大者。五氏。毛利氏在西。武田上杉與北條氏在東。而織田氏居中。其土境兵力。莫

大相過而獨稱織田氏以爲繼足利氏宰天下者何哉以先據京師號令四方也先據京師號令四方足利氏之所以成霸也及其衰且亂也徒存其名莫肯復奉其令而天下耳目所屬心意所嚮猶在於此是以東國群雄其志無不欲樹幟耀兵於京師者特以其所居隔絕非多經人國不可達地勢不便故莫之能遂也獨織田氏之國與京畿聲氣相通而扼東國之襟喉故塞他人入京之路而已先入京既入京矣以兵守畿甸而遂西嚮其鋒西道之雄亦不能禦不

唯以其才過人也地利便也猶異時細川三好氏居攝阿故數得志京師也大內義興嘗一用防長之兵擁將軍義植以入京師矣留焉七年邊巡引去而細川氏仍執京政亦以其國遐遠寄泊京師糧餉不給爾今織田氏之擁義昭入京師也又猶大內氏之爲也不肯留而去去而復來未嘗困乏又未嘗失機會而終代執其政者地利便也義昭既被廢西依毛利氏而毛利氏出兵東嚮與織田氏抗非亦欲襲大內氏之爲也乎毛利元就雖既沒其二子之才有過義

興。無不及。而遂不能邊織田氏西下之鋒者。亦以其地勢自卑向高。有所不可焉爾。不唯地勢然也。有時勢不可者焉。何則天下之心目。非嚮足利氏也。嚮京師也。義植之時猶可也。至於義昭。既爲織田氏所立。又爲其所廢逐。如木偶芻狗之故敗者挾之而來。欲爭既據之京師。烏可能哉。故曰。時勢有不可也。武田氏長尾氏又與毛利氏遥爲應援。欲夾攻織田氏。是亦不知時勢也。以地勢論。此二氏雖隔絕京師處其不便。然視高下之勢。正與毛利氏反矣。而不能加於

織田氏者。二氏內自相爭。而不暇及焉。故雖有地利。不知用也。如織田氏則不然。斷然廢義昭。而不顧者。知時勢也。知京師四戰之地也。不肯離其巢穴。棲託於此。以蹋義興之轍。又知東國之不易仰攻。是以舍之而先攻易攻之毛利氏。務大其土境。強其兵力。然後東面治之者。知地勢也。知當時群雄之所不能知。所以能繼足利氏宰天下也。饒使其所居處地勢之便。不知用其利。而避其不利。又不知時勢之可否。則何能致此乎。則果其才然也。曰。如其用兵之才。非不

如武田上杉乎。曰雖然。自知用兵之才之不如武田上杉。而不與爭。使彼相爭而不暇及我。而我先爲彼之所欲爲。是其才所以過武田上杉氏也。

二年。甲戌春三月。信長入朝。叙從三位。任參議。奏請截東大寺黃熟香。秋。信長討長島賊。平之。

三年。乙亥夏五月。武田勝頼大舉入參河。圍長篠。德川氏與信長擊大破之。秋八月。朝倉氏餘黨據越前加賀諸城。應大坂賊。信長親將討平之。冬十月。大坂賊納降許之。十一月。信長奏請以木下秀吉除筑前守。改氏羽柴。

四年。丙子春。信長徙治安土。留嫡子秋田城介信忠守岐阜。夏四月。信長入朝。詔修二條城爲館。及成。獻之皇

東大寺之黃熟香ハ我朝聖武天皇之時唐ヨリ渡ス名香也

子誠仁親王。大坂賊復叛。信長遣佐久間信盛等討之。尋親將擊大破之。冬十一月。信長入朝。進正三位。拜內大臣。

五年。丁丑春。信長討紀伊賊降之。秋。松永久秀叛。應大坂據志貴城。信長令信忠討之。初久秀之降。信長衆中辱之曰。此夫爲人所難爲者三。弑公方。叛三好氏。燔大佛殿。是也。久秀慚恚嘔之。至是戍大坂。遂叛。能登人長重連。承信長旨。據兀水城。圖上杉輝虎。輝虎來攻拔城。斬重連。信長赴援。不戰夜遁。冬十月。信忠拔志貴

誅久秀。信長遣羽柴秀吉西伐。十一月。入播磨。拔佐用上月諸城。城屬浮田直家。直家乞援毛利氏。信長累遷敘從二位。任右大臣。

賴襄曰。國之所以治亂興廢。可知已。所以興且治者。由上下之相近。所以廢且亂。出於其相遠。無和漢古今一也。當國之創建也。上意下達。下情上通。歡然無間。而天下治。及其久也。則不然。上之人有其位。貧其權。以驕其下。而不恤也。甚則蹂踐之。曰。吾天子也。吾關白也。彼武人賤吏耳。而武人賤吏。終覆天下而奪

其權是王家之所以變爲源氏爲足利氏也曰吾將軍也吾管領也彼陪臣輿儓耳而陪臣輿儓終覆其天下而奪其權是足利氏之所以變爲織田氏爲豐臣氏也其變者天運也而必由人事而變當其未變也上尊下卑如天地然尊者曰驕逸卑者曰勤勞驕逸者日愚而勤勞者日智智之極者足以取天下而愚之極者不足以保其身人事然也愚者常在上以役智者不能久而不變則天運然也細川斯波畠山三氏爲足利氏之管領而關東之管領爲上杉氏斯波氏先亡畠山氏亦微而細川氏與上杉氏張於東西其宗族各分爭相食噬皆庸才無大相過足以更數世莫或勝負而細川之臣三好氏上杉之臣長尾氏乃有雄傑者足以制其主專其權於一時而終龍單一切而掃蕩之者出於斯波氏之臣繼其墜緒而成其大業者又出於其臣之臣蓋天厭天下之亂顧足利氏之不足撥此也故生此等人以輔天子而治天下不得曰足利氏之陪臣輿儓也不然陪臣輿儓何以能爲右大臣爲關白乎及至於此嚮之所螻蟻

其約。至是爲明智光秀所讒。遂叛附毛利氏。十二月。前左大臣藤原兼孝爲關白。是歲。浮田直家與毛利氏絕。送款織田氏。

七年。己卯夏。信長命明智光秀略丹波。光秀遣母爲質。誘降波多野秀治。檻送安土。磔殺之。國人聞之。磔光秀母。信長賜光秀丹波。治龜山。冬。信長陷伊丹。村重奔依毛利氏。

八年。庚辰春。羽柴秀吉拔三木。斬別所長治。夏詔大坂僧徒與信長和。僧光佐遜于鷺森。留子光壽。致大坂。

是歲。羽柴秀吉盡定播磨。徇下但馬因幡諸城。毛利氏將吉川經家保鳥取。不下。明年。城陷。經家與諸將領。皆死之。

九年。辛巳夏四月。關白兼孝罷。左大臣藤原內基爲關白。

十年。壬午春二月。信長與信忠將兵十二萬。伐武田氏。信忠先進陷信濃諸城。三月。入甲斐。德川氏及北條氏政等。各以兵數萬會焉。獲武田勝賴及其子信勝。梟勝賴首於京師。割甲斐信濃駿河上野。與有功諸將。是春。詔修伊勢大廟。初天武帝詔每二十年。改造兩宮。既中

世不舉至是復舊制信長奏請之也　夏五月羽柴秀吉入備中圍高松城毛利輝元大舉來救秀吉請信長親出乃命池田信輝明智光秀等先發而信長信忠繼進至京師信長館本能寺信忠館妙覺寺　六月明智光秀弒其君右大臣信長及左中將信忠森蘭丸村井貞勝等百五十餘人火之初信長遇將士無禮屢辱光秀光秀深銜之信長又籠蘭丸嘗許其三歲後領志賀郡郡時屬光秀光秀自疑其罹奇禍至是受命饗德川氏怒曰饗事未竣又命遠役乎悉投其具於湖馳還龜山與從子光春等決策急襲本能寺信長手射斃數人縱火自殺信忠馳赴之途聞信長已弒退保二條第賊兵來圍信忠力戰自殺遺命前田玄以逃歸岐阜奉其子三法師入清洲

織田右府以不世出之略定二百年難合之天下事成十六七而身弒業殞誠爲可惜而明智光秀一羈孤客耳爲右府所擢拔推食食之推衣衣之封土豐足何苦而至剚刃君腹乎賴襄曰嗚呼雖無光秀右府未必免於禍也何以言之或曰右府遇臣下無禮

屢罵辱光秀所以取其怨也襄曰不然夫戰國英雄其君臣相與不可以平世之意律也彼視足利氏動稱禮式喜修邊幅也常嗤咲之故決壞其藩籬握手強酒箕踞嘲詈以結其歡而得其死命遇諸將皆然何獨施之於光秀光秀亦何以此爲怨哉且受恩如此之大見其無禮亦宜忍而受之也不忍於屈已而忍於殺君所不忍者小而所忍者大何耶蓋所忍大者也非受無禮之類而已也右府百戰鏟滅四方故家而以已功臣代之然視其難取也故嗇於與之矣而不可不與不與則彼不爲我用也故姑與之使彼爲我用然後因事除之以奪前所予或舉其舊惡如林通勝佐久間信盛是也或誣其有反心如荒木村重是也右府初許村重以取攝津自封而聽讒誅之讒之者卽光秀也光秀亦知右府聰明非惑於讒者矣而敢組織之者知右府心在於誅而奪之也誅村重而奪其攝津不待吾言之畢則安知不誅吾而奪我丹波亦如村重也哉而吾可忍而待之乎是光秀之所以先忍於君也豈獨光秀爲

然諸將皆然如羽柴秀吉欲養右府之子讓之其封邑其受西征之命又預言其不敢受大賞右府與之播磨而入覲傾其國充貢獻以爲不如此則右府之心不喜而我之身危矣故當秀吉之聞此變也不甚驚動立班師復仇如曰吾知必有此事也如柴田勝家扶右府之孤以抗秀吉類不忘右府之恩者然彼初與林通勝同圖右府者也右府赦而用之爲北面大將與之越前通勝既被罪矣勝家心自危曰次將及我也故右府早死光秀之手而此輩或建復仇之功或得扶孤之名耳使其不早死吾恐其君臣終始未知其何如吾意雖無光秀而右府或不能免於禍也大凡人之感恩不在其跡而在其意意誠欲施之雖不能施而人感戴之意非誠欲施之雖能施而人不德之甚則反怨之況既施而又奪之其取怨也甚於未施之前矣嗚呼可不思哉

輝元聞信長且至。惧求和秀吉。秀吉未許。會京師凶問至。明日高松陷。輝元遣使治前議。秀吉見使者具告變故。使還報曰。事已至此。公等猶和乎。輝元大喜欲戰。小早川隆景切諫。乃止。遂送質成和。　先是信長支子信孝。修艦紀伊。急襲鷺森。幾獲僧光佐。得凶報還次大坂。聞秀吉班師。乃與丹羽長秀等會于尼崎。俱討光秀。光秀既定京師。在安土。乃將兵出拒。秀吉整諸軍與賊戰于山崎。大破之。獲光秀於小栗栖。梟首於本能寺。賊黨盡伏誅。　秋八月。秀吉與柴田勝家瀧川一益等。

議立三法師爲信長嗣。更名秀信。居安土。奉以近江三十萬石。叔父信雄領尾張。信孝領美濃。諸將分領織田氏地。　冬十月。詔以秀吉叙從五位下。任左近衛少將。信孝與勝家一益。謀除信雄秀吉。秀吉圍岐阜。信孝佯行成。

十一年。癸未春正月。秀吉擊瀧川一益於伊勢。二月。退屯長濱。拒柴田勝家。　夏四月。勝家部將佐久間盛政襲羽柴氏賤岳砦。取之。守將中川清秀戰死。時秀吉攻織田信孝至大垣。馳還襲復之。獲盛政。遂攻殺勝家于北

莊。織田信雄圍岐阜。信孝走死。　五月。詔以秀吉叙從四位下。任參議。　六月。一益降秀吉。　冬十一月。秀吉城大坂。尋徙治焉。　是歲。龍造寺隆信與島津義久戰于有馬。敗死。時龍造氏據肥前。島津氏據薩摩。與豐後大友氏並張于西海。

十二年。甲申春。秀吉與織田信雄絶。進兵擊之。信雄乞救德川氏。夏四月。德川氏大破秀吉於長湫。獲池田信輝森長可。　冬十一月。秀吉與信雄和。是月。詔以秀吉叙從三位。任大納言。　十二月。關白內基罷。

十三年。乙酉春。左大臣藤原昭實爲關白。尋罷。二月。秀吉叙正二位。任內大臣。三月。秀吉將兵十萬南伐。滅根來雜賀賊。夏五月。遣羽柴秀長秀次。將舟師六萬。伐長宗我部元親于土佐。浮田秀家小早川隆景並帥兵會之。元親出降。南海平。秋七月。秀吉拜關白。賜姓豐臣。八月。秀吉將兵十萬北伐。攻佐佐成政于富山。降之。進入越後。與上杉景勝盟。遣金森長近略飛驒。攻滅姉小路賴綱。冬十月。地大震。

十四年。丙戌春二月。關白秀吉簒第內野。名曰聚樂。三月。大友義鎮入朝。夏五月。上杉景勝入朝。秋八月。秀吉令毛利輝元長宗我部元親。出兵西海。遣仙石秀久招諭島津義久。義久不從。冬十一月。天皇禪位皇太孫。

賴襄曰。篤取天下之群雄。使其盡爲我用。而不我叛者。何以致之乎。與土地金帛不齎乎。授高爵顯位不惜乎。曰皆不然也。夫徒恃土地金帛以與之。市我之土地金帛有盡。而群雄之所欲無極。以有盡而供無極。則我之術有窮時矣。且彼攫我之土地金帛而去。

不肯爲我用。我欲驅而使之。彼偃然不應。我指呼甚則資我所與以抗於我。我何以制之。至於爵位本虛器而已矣。而人欲得之者。以我不濫予之也。濫予之則輕矣。人將唾而不顧矣。是亦不可恃也。故徒恃此二者。欲以駕馭天下。天下將反駕馭我。世稱豐臣太閤之能駕馭群雄。以爲恃此二者。嗚呼。使太閤果徒恃此二者。則元弘建武之政是已。足利尊氏是已。元弘建武之事姑置之。如尊氏所使。皆其家臣用以夷其敵。隨與其土地而已。是易爲力也。太閤之定天下。

割據之國。存而撫之。同列之人。服而用之。不止其故臣也。其勢之難如此。況足利氏之將帥。皆庸才耳。而猶不可制。方太閤之時。其布列天下者。槩希世之雄也。而欲用尊氏之所施。誰肯爲其用。而不敢叛哉。所以肯盡爲其用。而不敢叛者。必有術焉。曰。中其意也。曰。出其意之外也。中其意足以感喜之。出其意之外足以畏服之。天下之群雄。感喜畏服於我。我之於天下。何爲不成。何欲不致。是太閤之所以鼓舞顛倒一世。而使其不自知其何故也。故有及時輒予者。有未

當與而與者。有當與而不與者。有既奪而大與者。有分與而鬬之者。故太閤善用土地金帛爵位。以濟其術。非專恃土地金帛爵位也。

後陽成天皇　諱周仁。初名和仁。正親町嫡孫。父曰誠仁親王。母新上東門院。藤原氏。贈左大臣晴秀女。在位二十六年。改元二。曰文祿。慶長。禪位皇太子。後六年崩。壽四十七。葬泉涌寺。

天正十四年。丙戌冬十一月。天皇即位。尊先帝曰太上天皇。十二月。詔以秀吉任太政大臣。叙從一位。關白如故。是冬。島津義久大舉入豐後。攻下十餘城。時大友義鎮病疚。子義統與仙石秀久長宗我部元親等拒之。大敗。皆走。元親子信親與十河存保等亦之。是歲。秀吉建方廣寺。塑造大佛。高十六丈。

十五年。丁亥春三月。關白秀吉大舉西伐。兵凡十五萬。夏四月。攻岩石城。降秋月種實。進拔小熊八代諸城。龍造寺政家來附。五月。入薩摩。島津義久薙髮出降。秀吉以義久弟義弘。代領其國。西海平。　冬十月。島津義弘入朝。是歲。琉球入貢。

十六年。戊子夏四月。天皇與太上天皇。幸豐臣氏聚樂第。留五日。　五月。關白秀吉遣使相摸。諭北條氏政入覲。不答。先是。氏政老子氏直嗣。而事決於氏政。　冬十月。秀吉大張茗燕於北野。

十七年。己丑秋七月。復諭北條氏政。又招諭伊達政宗。皆不答。政宗據陸奥出羽。振威於北陲。

十八年。庚寅春二月。關白秀吉大舉東伐。兵凡二十五萬。夏四月。圍小田原。氏政父子固壁不出。秀吉分遣諸將。徇下關東八州六十餘城。六月。伊達政宗來降。秋七月。氏政父子出降。秀吉殺氏政。放氏直及其將北條氏規等於高野。北條氏亡。關東平。

善用兵者。可以取天下乎。賴襄曰。不可。天下者大物也。用兵小術也。小術不可以取大物。故能取天下者。

未必善用兵也。雖然。兵何爲而用耶。非欲以拓土地。服人民乎。有人於此。諳結陣之法。練行師之術。巧奇正之變。譎詐之計。而無益於拓地。斬首幾千。流血幾里。曰吾勝矣。可謂之善用兵乎。善用兵者。善收用兵之利之謂也。故善收用兵之利。則術亦大矣。故其用兵。可擊則擊。不可擊則不擊。可進進可也。可走走可也。獲級可也。空手還可也。要歸於收其利。而收其利之極。極於取天下。是織田豐臣之術所以過武田上杉也。武田上杉巧於用兵。而拙於收利。織田豐臣拙於用兵。而巧於收利。織田豐臣之用兵。猶有巧之可見。而亟用亟輟。所收不償所用。至太閤。其用兵無有他繆巧。而天下莫能支吾。何哉。曰。彼僥倖而得之。蓋有命焉。故不必善用兵。而能取天下。襄曰。不然。物之小者猶不可僥倖而得。況其至大者。非其術之高於一世。烏能得之哉。太閤之用兵如無巧者。而其實天下之至巧也。夫用兵者。決其勝於既用。不如決之於未用也。決於既用者。不能不亟用亟輟。決於未用者不用則已。用則必收其利。不收其利。不肯用也。稱強弱之

度。筭成敗之數。相其可而後動焉。得謂之僥倖耶。觀其經略關右。先治播磨。據形勝地。蓄糧養兵。我先有其強。然後加彼之弱。我先有其成。然後乘彼之敗。其取因幡奪其糧也。其略備中堰其水灌之也。夫奪其糧則饑。堰其水灌之則斃。人人所明知。非有巧譎難知之術也。顧可不可如何而已。用十五萬人以平鎮西。知非用十五萬人則不可以平之也。用二十五萬人以定關東。知非用二十五萬人則不可以定也。皆決之於未用者也。可以平可以定。然後可以取天下。

八月。秀吉至白河。遣人撿陸奥出羽地。而還封蒲生氏鄉於會津。鎮撫東北。是歲。朝鮮王李昭遣使來聘。先是。秀吉怒朝鮮不來。欲討之。先使宗義智徃諭焉。於是使者來獻書及方物。秀吉報書。使其導我攻明。昭終不答。

十九年。辛卯　冬十二月。關白秀吉奏請以內大臣豐臣秀次爲關白。自稱太閤。秀次秀吉之甥。養爲子者。是歲宗義智再至。朝鮮言攻明情實。責其報李昭不從。於是秀吉謀於諸將。決西征。下令諸道。大具兵食。

文祿元年壬辰春二月天皇幸豐臣氏第　夏四月秀吉出次肥前名古屋以浮田秀家爲元帥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爲先鋒以伐朝鮮兵凡十五萬行長先進徇下慶尚道清正略慶州會行長于忠州又分路而進韓王李昭出奔平壤五月秀家入國都　六月秀吉遣石田三成等三奉行與伊達政宗等帥兵六萬追赴焉　昭奔義州留其將尹斗壽金命元守平壤行長攻拔之走斗壽命元　秋七月加藤嘉明脇坂安治等與韓將李舜臣戰于巨濟洋不克來島康親亦之　明主朱翊鈞遣

其將祖承訓帥兵來援平壤行長邀擊於安定殲之承訓僅以身免　清正入咸鏡道與韓將韓克誠連戰破之獲克誠遂虜韓二王子及其大臣黃赫金貴榮等　是月秀吉母大驍疾秀吉歸覲至則已薨　九月秀吉至名古屋　冬十一月鍋島直茂以兵三千與韓將李希得兵三萬戰於咸興北大破之

二年癸巳春正月太上天皇崩　葬正親町天皇　是月明將李如松大舉來取平壤行長敗走國都　小早川隆景邀擊如松于碧蹄館大破之殆獲如松　三月加

藤光泰細川忠興等攻晉州不克。夏五月與明講和。明使沈惟敬來名古屋謁秀吉先是惟敬往復再三納賂行長議冊封及還韓俘行長與秀家三成等以冊封爲秀吉王明之謂也於是秀吉喜許之厚饗惟敬遣歸使小西如安偕往。六月還清正所虜韓二王子以下。清正厚視俘囚皆感泣而去韓人最畏清正稱曰鬼上官。是月諸將合兵攻拔晉州斬城將徐禮元等殲六萬餘人。秋八月秀吉還大坂以子秀賴生也。三年甲午春秀吉城伏見。

四年乙未春二月蒲生氏鄉卒子秀行嗣尋徙宇都宮以會津移封上杉景勝。三月秀吉徙治伏見。秋七月關白秀次有罪秀吉逐之高野奏請削其爵尋賜死。慶長元年丙申夏五月秀吉以秀賴入朝詔以秀賴叙從三位任右近衞中將。六月外征諸將引還。秋七月京畿地大震。八月明韓使偕來。九月秀吉召見明使楊方亨沈惟敬惟敬進封冊金印冕服。翌日饗使者秀吉著明服命僧承兌讀冊行長私屬曰冊文與惟敬所說或有齟齬子且諱之承兌不聽入讀至曰封爾爲日

本國王秀吉大怒立脫冕服抛之扯裂冊書曰吾掌握
日本欲王則王且吾而王如天朝何髯虜何與焉乃召
行長併明使誅之承兌救解乃止即夜逐明韓使遂徵
西南四道兵十四萬再命西征

賴襄曰兵所以勝負者機也機有大者有小者小者
一日而萬變非臨陣相敵不可決也至於大者決之
於舉事之前而萬衆之心乘之而奮以至事平之後
其鋒未嘗鈍退者此機也得此機則勝失此機則負
是英雄之所獨見而衆人或莫之能知者豐臣太閤

西伐島津氏東伐北條氏舉兩大役而天下定以强
加弱以大臨小宜若直往而無不可也而必以文告
先之諭以順逆彼不肯聽也又諭之又不肯聽而繼
以慢辭然後乃下令伐之其諭北條氏也彼有所要
求曰得之則入覲諸將皆怒曰彼亡狀盍速擊之太
閤曰未也如其所求與之與之而彼猶不來也於是
乎絶之暴揚其罪於天下天下皆曰彼誠有罪伐之
不得不伐也我將士皆有怒彼之心而彼之國人皆
無拒我之意無拒我之意者不直其主之所爲也嗚

呼勝負之大機也。今有兩人鬬於此。其一倨慢無禮。罵詈雜加。其一卑辭屈躬。欲謝而止之。乃益咆怒不肯聽。至撫劍疾視。然後不得已而鬬。不得已而鬬者。必勝。數十萬人之鬬。與兩人之鬬。其勝負之機矣。異哉。諸將不知而太閤知之。宜乎其全勝也。而何獨於擊朝鮮而不察於此乎。朝鮮與我隔絶大海。本不相干涉。彼未嘗啓釁於我而我無故擊之。是以我將士無怒彼之心而不直太閤之所爲曰。何故擊之。何故使我裹瘡痍離妻孥遠涉大海而暴骨於未嘗識之地乎。是其所以一勝而其鋒遂鈍退不振也。彼以怠惰委靡之餘。被我百戰之精兵。非如北條島津之勍也。而所以能不如北條島津者。其國人皆怒我而拒我。我何以勝之哉。不特無以勝之也。又失我既定之天下。兵之勝負其機在於此。得天下與失天下。其機亦在於此。

二年丁酉春以小早川秀秋爲元帥毛利秀元浮田秀家爲副黑田孝高充其參謀兩先鋒及諸將皆如前役使小西行長立功自償秀秋吉姪爲隆景嗣子者加藤清正先入韓復竹島舊壘連降機張梁山西生浦行長改築釜山爲元帥府韓王昭奔海州秋七月藤堂高虎加藤嘉明等攻韓將元鈞於閑山唐島大破之八月行長又破之於加德斬鈞進陷南海順天遂與清正合攻陷黃石城諸將合兵攻韓將楊元於南原走之進入全州明將陳愚衷敗走於是慶尚全羅盡定菅

正陰與韓將李舜臣戰于碧波亭下。敗北。九月。黑田長政與明將解生楊登山牛伯英戰于稷山。走之。冬十二月。明將邢玠麻貴楊鎬將明韓兵數十萬攻清正。圍蔚山。清正與淺野左京大夫堅守不屈。

三年戊戌春正月。秀秋與諸將分道來救。敵軍解圍。清正出城追躡大破之。夏四月。秀吉遣使諭諸將。留清正行長及島津義弘等十餘帥。分守諸城。其餘罷歸。至九月再往。五月。明軍再來逼蔚山。清正與立花宗茂夾擊破之。秋八月。前關白豐臣秀吉薨于伏見城。遺命召還在韓諸將。冬十月。明將董一元茅國器帥兵十萬攻義弘八壘。夾晉江而軍。義弘在新寨不敢出。敵連拔三四壘。乘勝直來新寨。義弘與子忠恒奮擊大破之。追奔斬首三萬餘級。明兵伏尸二百餘里。十一月。外征諸將整軍引還。

織田氏爲政。雖偷一錢者。亦斬。所以致路不拾遺之盛也。時受室町弛廢之餘。非此莫以濟之爾。雖然。我先王制爲刑律。又設明法之士。論罪之輕重。期於不徵錙銖。誠以人命至重。人主雖操生殺之權。不妄用

之也。今不問罪之重輕。偷一錢者。與故殺人命。奪人財者。同科。是何法哉。夫人主可以殺天下之人。而莫之禁者也。人庶其下者。豈不可危懼。唯知其殺必於有罪者。而罪之輕者。又得不至死。是臣民所賴以安也。今其所賴絶矣。是不能一日相安也。宜哉。其遭弑逆之禍也。然未足言也。至於豐臣氏也。則有一舉而喪先王之澤。絶天地之性。奪生民之命者。天智之制田授民也。以三百六十步爲一段。以二段爲口分之田。女減三分之二。田一段得禾五十束。租二束二把。一束得米五升。每段米二石五斗。而輸二束二把。則取米一斗一升。蓋輕於二十取一也。是謂正稅。千載而無大差者。流澤之所以無窮也。至天下用武力耕不給於餉。蓋租歲重月加矣。然源氏北條氏之間未有所大加。大加者。蓋始於足利氏。而極於豐臣氏。豐臣氏極奢侈。已無比於前代。及末年。窮兵黷武。用度益不給。欲加徵租稅。而不復可加也。於是。一變丈田之法。以三百步爲一段。二段加六十步。一町加六百歩。積而上之。千町加六十萬歩。萬町加六百萬歩。又

就一步各縮二尺鞭撻有限之土地以搜索無故之財利民數依舊稅額百倍開關以來之遺民剜未剜之肉浚未浚之膏血以供豐臣氏豐臣氏得已不已之欲臣氏以此取絕嗣赤族之禍其事已逝矣而其法遂一成而不可破至今爲梗上下相習恬不爲怪織田氏之法雖累行一時而已豐臣氏之流毒未可知其所底也憂之則如何曰此法也如商君破井田開阡陌不可遽革也而稅之重又不可遽減也三百畝而取三百六十畝之稅減六十畝之稅可矣六尺而出二

八尺之稅減二尺之稅可矣所減少而所澤多於民如新受賜而於我則上謝天地中謝先王而下爲子孫祈長久之福誰憚而不爲耶

日本政記卷之十六　大尾

男　賴復

門人　後藤機

牧　輗　同挍

石川章

明治九年一月十二日 板權免許
仝十三年三月十八日 再版御届
仝 年 四 月 出版

著者 廣島縣士族
賴久太郎

出版人 京都府平民
賴又次郎
京都府上京區第二十二組新三本木
上之町四百五十七番地

發兌

書林

田中太右衛門
大坂府南區安堂寺橋通四町目
三十八番地

柳原喜兵衛
仝　東區北久太郎町四町目
十四番地

和田治郎兵衛
仝　東區博勞町貳町目
五十四番地

山內五郎助
仝　東區糸屋町一町目
二十番地